

● 吕晓明 著

等待生活

· 等待生活 · 等待生活 ·

DENGDAISHENGHUO

· 处女书系 ·

CHU NÜ
SHU XI

四川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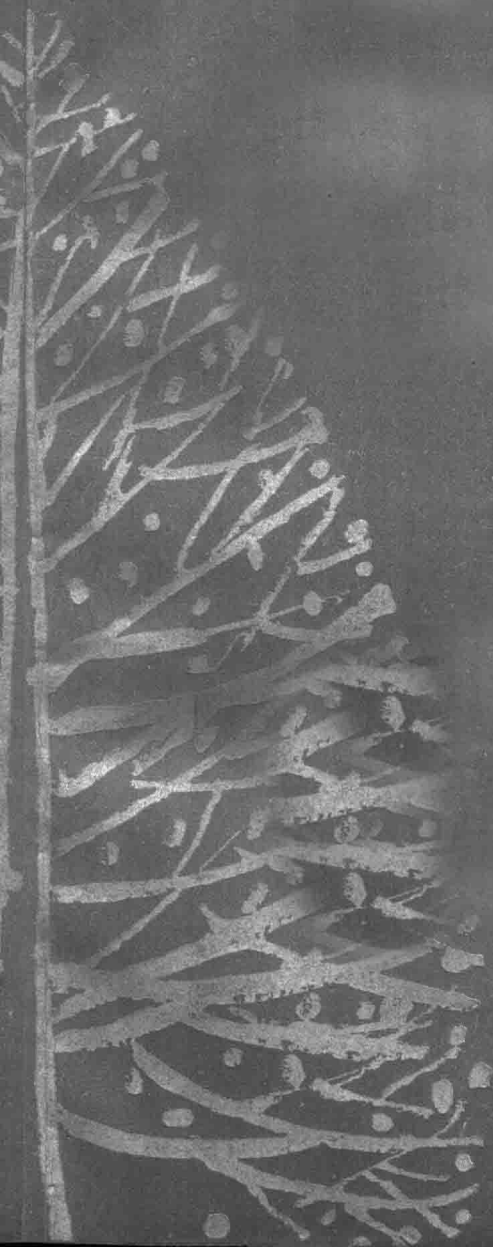
44.572

吕晓明 著 C2197.1

等待生活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成都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蒋晓云 朱 兰

封面设计:戴 卫

版面设计:史小燕

责任校对:程 于 汪 萍

书 名 等待生活

定价:4.25 元

作 者 吕晓明

ISBN7—5411—0938—/I·868

1992 年 7 月第一版

1992 年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32

印数 2500 册

印张 7.25 插页

字数 133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 3 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经销

双流县印刷三厂



作者近照

文学是项充满魅力使人着迷的事业，
同时又是布满荆棘使人痛苦的事业，一半
冰心一半火焰，投身于其中，滋味谁
说得清？！

吕晓明

雪里送炭

——序《处女书系》

马识途

人们总是喜欢锦上添花，不乐意雪里送炭。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国民劣根性，或者扩而言之，是不是人类固有的劣根性，或者根本无所谓劣根性，这不过是有如植物有趋光性，动物有趋热性一样，本来是世所常见，古今皆然的天之常道，事之常理，人之常性。这种只管锦上添花，不愿雪里送炭的常道、常理、常情，表现在人类生存斗争中，便是养成趋炎附势，走热门，赶浪头的性格。所谓宰相门前，车水马龙，在野高人，门庭冷落，“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是也。所谓谁管是与非，有奶便是娘，你喊一个万岁，我喊万个万岁是也。

这种只管锦上添花，不愿雪里送炭的常道、常理、常情，表现在文坛上，便是捧台上，棒台下，乐意歌颂名家，冷落无名之辈。古今中外文坛上的许多事实说明，一个人由于自身的努力奋斗，因缘时会，抓住机遇，加上许多偶

然的因素，一篇鸣世，伙誉文坛，真是“一登龙门，身价百倍”，从此便什么也有了。本来是“长安居，大不易”的白居易，写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好诗，刚好又遇上了生有慧眼的顾况，为之延誉，声名大振。从此得到各方面的称赞。中外文坛上这样的例子不少，他们的成就，理应得到赞颂，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发展下来，中外文坛上却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情况，这就是由于那些喜欢锦上添花的人当了吹鼓手，作了不适当的吹捧。老是那么少数人的名字出现在文学刊物上，老是那么几张面孔出现在文学领奖台上。由于有了名声，各种报刊都来拉稿，门庭若市。写的稿件不一定质量很高，却被抢着登载，真叫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了。上了刊物又出书，出了选集，又出文集、近作集之类，只等待死后出全集了。为了研究这些作家，有专著描述他们的生活，是可以的，但是有什么必要出专书写他们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呢？相反的，有些后起之秀，寒窗累月，呕心沥血，写出并不坏的作品来，却东投西送，无处收用，稿件如泥牛入海，渺无消息，最好不过收到一封油印的退稿信。其中未必没有未被伯乐发现而呻吟在盐车之下的千里马。即使他们也写了一些作品，但是由于他们能为出版社提供的经济效益不高，要出集子就太难了，至于他们上领奖台的机会就更少。反正水平高的作家还活着，他们的名声大，好作品多，每次入选的机会自然比无名之辈要多得多。于是每年上台领奖的熟

面孔比生面孔多，也就不足为怪了。有的人领了全国的奖，又领地方的奖，还领刊物、出版社发的奖；领了这个酒厂发的什么怀的奖，又领那个烟厂发的什么瓶的奖。反正怀、瓶、盘、碟多的是，领个不完。甚至坐在台上发奖的人里有他，转到台下领奖的人里也有他，好不热闹也么哥。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人们总喜欢锦上添花，在别人的桂冠上再加几项桂冠，却不愿给没有上过领奖台而满有资格的后起之秀戴一顶帽子？

我这样说，可能要得罪一些编辑部和一些评委会的专家们，我知道他们也有许多说不出的苦衷，也受了许多人的责备，好象古今中外早已如此，莫奈何的。我借《处女书系》编委会的酒怀浇我的块垒，其实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我虽无意于上领奖台，却知道编辑部的好恶，会直接影响我的利益，还是就此打住吧。

现在四川文艺出版社竟然出了这样的主意，他们要出一套《处女书系》，专门出作家的第一本书。我知道其中有的作家写了几十年作品，年近花甲，却连第一本书也无处出。有的写了很多年文章，想出一本书，因为是无名之辈，求告无门。四川文艺出版社愿意给他们雪里送炭，并且准备赔钱，在当今人欲横流，金钱万能之际，是的确要有一点气魄的。而且还有一位叫王敦贤的作家，甘心暂时放弃自己的写作，专门张罗这件事情，联系作家，筹措款项，到处奔走，也真算得是有心人了。

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同志和王敦贤同志来找我，说起这事，我连声说好，要我写序，我一口就应承了。他们送来的清样，有的我翻了一下，既然叫做作家的第一本书，不能求全责备，要求每本都好。我想着的是他们将要从此开头，接着第二本要第三本地出下去。我还相信，说不定有的人以这第一本书作为艰难的万里长征的出发点，将要走上他们自己创作的光辉顶点，甚至其中个别人将成为在四川省、西南以至全国的文坛上闪耀的明星。

我盼望着。

1989. 11. 于成都

作者自述

吕晓明，男性，1954年生于北京。幼时浑沌，除对食物有极强的兴趣之外，其它方面均无上乘表现。初中毕业后下乡插队，吃苦但不安于苦，时机一到便积极返城，然后是讨老婆育孩子，混迹于小市民之中，陶陶然例也自得其乐。闲暇时读些书，古今中外一律采取拿来主义。生活中因不媚俗套，而屡屡受挫，释放一腔郁闷只好求且于笔，拉拉杂杂写多了便生出几许自信，于是杂志上便有了些由本人，署名的小说。至于小说是什么，本人至今也还糊涂，对那些玄妙高深的理论只好敬而远之，埋头自写而已。

目 录

雪里送炭	马识途
小巷里的美国梦	(1)
黑色和玫瑰色	(23)
月到风来	(48)
将	(65)
多余小数	(79)
简易楼	(109)
等待生活	(161)

小巷里的“美国梦”

北京胡同的名称，细琢磨都挺有意思。据说从元代起，就有文人学者专门对北京胡同名称的来源进行了考证，为此还写了书。

我家所住的那条胡同实在太小了，小得整条胡同只有三个门牌，三个门牌后面紧巴巴的住着八户人家。

这条胡同叫葫芦把儿，名符其实，口小肚大带个弯，像个大逗号似的趴在南城外，不知多少年了。

也来人带着皮尺量过，也来人带着仪器测过，又都没落下准信儿。次数多了，人心也就疲了，就又一次自我宽慰地夸起平房的优点和葫芦把儿的好风水来。

由于胡同口有块“此巷不通行”的牌子，又由于三个门牌号码后面的院子都被各种各样的小棚小屋塞得满满当当，那个葫芦肚实际上就成了我们八户人家的院子。这葫芦肚正中长着一棵根深叶茂的老槐树，据说好风水全应在这棵大树上了，所以附近的人们又称这儿为——槐树院。

我们槐树院，几年前还是人才济济，大有爆满之势，葫

芦肚里总是沸沸扬扬的人声不断。可近几年，嫁出去的姑娘，娶媳妇的小伙儿，全都是心甘情愿地扔下葫芦把儿的好风水，兴高采烈地走了。有的虽然也是去住丈母娘或婆婆家的小棚屋，他们也依然心甘情愿和兴高采烈。葫芦把儿太偏僻太闭塞了。槐树院里的天地太窄小了。

于是，我们这批半大小子，就按照自然淘汰的法则，接替了哥姐们的班，取得了和老辈人一起侃山吹牛の资格。

在我们这帮哥们儿里，最能侃的是三毛。这小子和菜站退休的老李一起练了两年个体，赚了几个钱，便不知天高地厚了，说出话来口气大得能吓人一个跟头，走路都是翻脯乍翅的牛二像儿。合伙人老李骂他不仗义，指天指地的说不再和他共事。槐树院里的头面人物赵科长，对三毛更是不屑一顾，横竖看不上眼。

三毛跟我是铁哥们儿，铁哥们儿之间当然无话不谈，谈得最多的当然又是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儿最感兴趣最来劲的话题。

我倾诉我的苦恼，三毛帮我出坏主意。

“要不然，我化装去截她一次，你见义勇为地冲出来揍我一顿，不就和她递上话了。”

这纯粹是从电视剧里学来的馊主意，连小学生都能识破的把戏，我当然不会犯傻去这样干。但我对三毛的一片赤胆忠心还是感激不尽，不知怎么报答才好。于是便连请了他三杯啤酒，还请了一天假帮他苦那间漏雨的地震棚，他从1976

年地震住进去就没有搬出来。

我千方百计，我不懈努力。我们议论了一年多的那个小姐儿，终于和我一起在一个春风吹拂的晚上，走进了天坛公园。

那天晚上，我抬头望了好几次星星，渴望能够得到一点启示，能在这历史性的时刻里，讲出几句富有诗意的语言来。可那些星星光他妈的冲我挤眼，和我一样就会傻乎乎地笑，一点也不懂什么是幽默。我只好又是一通指天指地的发誓许愿。

真丢尽了咱男爷们的脸了，现在想起来还脸红呢。可当时还真起了作用，她和我从明晃晃的灯光下又移进了阴影深处，并让我握住了她软绵绵的小手。去他妈的星星！

如果我胆大，那天晚上就能吻她。

两天后，当我眼睁睁地看着她和三毛那小子一起走进了天坛公园，我差点要去自杀。

“你是男子汉么？”我自问。对这个问题，无论何时何地我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于是我便冲进了公园，摆脱开那人尴尬的跟踪盯梢的处境，毫不犹豫地又向深印在我心中的那片阴影里冲去。

途中，我把手表摘下来放进了衣袋。免得呆会儿干起来，报废了我这刚花出去不久的八十五元外汇券。

“哥们儿。”阴暗处果然有人招呼我，“别乱闯禁区哩！”

谁的禁区？你小子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对一个中国公民划出什么“禁区”？我狂怒。更加勇敢。气昂昂使我

变得雄赳赳。

“说你哪！没听见怎么着？”阴影深处，倏地腾起一座黑漆漆的塔来。粗哑的雄性音调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威胁，我骤然清醒了许多。

他比我高半头，我比他矮半截。既然不是三毛，且先不充什么好汉。我道歉，后退，那塔气哼哼地消失。

明亮的灯光，使眼前的一切又辉煌起来，让天上的星星也暗淡无光。

一口气喝了两瓶小贩的高价汽水，还是压不下心头的恶气。那夜我好难受，一闭眼就能看到三毛吻她时的那副馋样子，踮着脚去够穿着高跟鞋的她……

千不怪万不怪，就怪住在三毛家里的那个瘦小老头。说起来，三毛他真没有资格成为我的情敌。他不学无术又没个正经差事，穿上高跟皮鞋还不足一米七十，哪方面能跟我比？可就那么一个又黑又瘦的小老头，就使三毛一夜间变得无限完美起来。

半个月前他拎着个大提包走进葫芦把儿的时候，槐树院里的人们还以为又钻进个卖不锈钢菜刀的外地贩子呢，那身西装一直也没有看出地道。鼻梁不如老李的高，脸比我还黑许多，举动也不如赵科长正派。那时谁也不知道他是三毛的舅舅，户籍民警也没向人们证明他就是报纸上常提的美籍华人。

“您找谁？”赵科长在槐树院里是个有身份的人物，有点什么大事小情，当然是他先披挂上阵。赵科长虽然是满脸的

狐疑，但仍不失身份地用了敬语“您”字。

“请问，王海家还住在这么？”干瘦矮小的老头在大腹便便的赵科长面前自惭形秽，声音有些颤巍巍的。

“王海？”在葫芦把儿已住了两辈子的老李，虽然刚刚入夏，便光起了膀子，暴露着够去美院当模特的肌肉凑了上来，“是不是三毛他姥爷？”

“谁是三毛他姥爷？”

“三毛他姥爷就是三毛他姥爷。”

这一问一答，使围观的孩子们哄笑起来。

笑声也没能使赵科长丝毫放松警惕。他在物资回收公司里的某个部门（据说是很重要很关键的部门）工作，经常要问讯那些来路不明的货主，所以颇具这方面的经验。王海是三毛的姥爷，三毛他姥爷就是王海。天经地义，这在槐树院里妇孺皆知的事情。既然连这都不知道，来人当然可疑。

他轻轻但严肃地咳了一声，镇住了那些不知深浅的笑声。待一切安静下来，他又问着：“从哪来的？”敬语省去了，一副办公腔调。

“美国。”

如一声炸雷，惊得赵科长眼珠子都快努出来了。邮筒似的竖在那里，一肚子话却半句也道不出来了。

围观的人们吃惊，老槐树沙沙作响。

老李到底是个卖菜的出身，掂量不出“美国”这两个字的份量，只是他泄了气似的说了声：“那儿好远哟……”。如果这个瘦老头真是个盲流什么的，在他的心目中无疑要比

“美国”刺激得多。

“坐飞机来的？”这回轮到赵科长的声音打颤了。

“乘波音公司的太平洋航班，下飞机就奔这来了。”瘦小老头不似刚才那么急切激动，声调平稳，对答如流。

“您辛苦，我这儿给您道歉了。”赵科长加倍恢复了他刚才省去的敬语。

瘦老头没见到赵科长态度的急转弯，两眼正直盯着光膀子老李在看。

老李被他看得发毛，不知所措地扭动着身子，嘿嘿傻笑起来。

“你——你是栓子？”瘦小老头突然喊出了老李的小名，孩子们又哄笑起来。

老李已不再扭动，两眼也直了起来，不一会儿便双眼放光，粗声大气地喊了起来：“锁柱！锁柱！”

瘦老头的泪刷地流了下来。

“家里只剩下二菊了。俩老的早就过去了。二菊她命苦，男人也死得早，她一人拉扯着仨孩子不易呀，大毛二毛是闺女，都嫁出去了，跟前还有个小子叫三毛……”

“哥——！”

还没容老李的话说完，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骤然响起，三毛他妈分开众人扑了进来。

俩人抱头大哭。

“老人们临死都念叨着你……”

“我这不是回来了么……”

“晚了，晚了，除了这棵老槐树，还有几个人认识你？”

俩人呜咽起来。

连摔断了腿都没吭过一声的老李，也跟着在旁边抹起了眼泪，更甭提那些大妈大嫂们了。

赵科长从地上拎起了那个已无人顾及的大提包，然后也掏出了手帕来拍着眼角。那提包的份量还真不轻。

一个美国舅舅，使三毛在中国风光起来，甚至有资格成为我的情敌，而且在四十八小时之内轻而易举地把我击败。

我恨那个瘦小老头！

透过窗户望到的老槐树冠，已经更模糊了，天就要黑了。

在家里躺了两天的我，只想变成一颗地雷，和这个不幸的世界一同爆炸。

我弄不清我是真病了还是没病，我只想一个人躺着，可地球依旧旋转。

我的心，经过我反复的自我引爆之后，疲惫了，疲惫得和妈妈都不愿说话。

整整两天，我没在老槐树下露过面了，可我知道，那里已经成了三毛中心，老李的大嗓门不时地向我报告着最新消息。因此，我也知道了那个瘦小老头三毛的舅舅明天就要走了。

老槐树冠已经和夜幕溶为一体，只能感觉出它的存在，人声杳然，入夜了。

出去过过风，顺便撒泡尿，泡来的病假到期了，明天还